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上海廣益書局
印行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卷九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

唐武后

時有同州下邳

主

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

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

後師韞為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久之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

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

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刃之自因詣官

時議者以元慶孝烈欲舍其罪子昂建議以為國法尊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旌墓閭以褒其孝義可也議

者以子昂為是

後述其事作案

臣竊獨過之總駁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

者殺無赦

子不當憐而難者死

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

更不當殺而殺

者死以禮刑大本上說起是議論大根源處

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竝焉

一句點醒破其首氣兩端之說

誅其可旌

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為僭壞禮甚矣

左傳善為國者賞不僭刑亦不濫五發以足上句意

果以是示於

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

以上泛言旌誅茲用

之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

此言聖人旌誅不並用窮理本情四字甚細

嚮使刺讎

年上

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

也。議罪曰獻。誠偽以情言曲直以理言。承上正轉一筆起下一段議論。

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

奪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顙頤號不聞。顙頤。不聞。顙。呼也。

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體。

禮記。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又曰。居父。母讎。寢苦枕戈。不仕弗與共天下也。

處心積慮。以衝讎。

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

而又何誅焉。

一段寫誅之不宜誅。

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

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倣而凌上

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一段寫誅之不宜旌。二段。違旌與誅莫得而並之意。

且其議曰。人必有子。

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

達子昂原意。

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寬

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

直。暴寡脇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其哉。

此段申明明讎字之義。正取子昂言讎之失。

周禮調人

調人。掌司官名。

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

周禮見地官。

又

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

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

公羊傳見定公四年。不受誅。謂罪不當誅也。一來一往。推刃不除害。謂取仇身而已。不得兼其子也。

今若取此以斷兩下。

相殺則合於禮矣。

兩下相殺謂師韞殺元慶之父元慶又殺師韞。引周禮公羊以明殺人。不義與不受誅者皆可復讎。論有根據一篇主意具見於此。

且夫不忘讎。

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理其不可以為典

明矣。

此段就元慶立論所以重與之而深抑當時之議誅者是通篇結案

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

謹議

評語

看敘起一手刃父讎束身歸罪八字便見得宜旌不宜誅中段是論理故作兩平之言

後段是論事故作側重之語引經據典無一字游移乃成鐵案

演白

臣私下聽說武后的時候有同州下邳人叫做徐元慶的父親爽被縣尉趙師

韞所殺到底能够親自殺了父親的讎人自首到官裏受罪這時諫臣陳子昂建議一面誅他一面旌他的門里並且請求編在法令永遠做國家的典章臣私下想來獨以為差了臣聽說禮的大本拿來防亂阿像是說道不要被殺人者逞他的暴虐凡兒子不應報讎的報讎了要犯死罪刑的大本也要拿來防亂阿像是說道不要被殺人者逞他的暴虐凡官吏不應當殺的殺了要犯死罪他的根本是相合他的用施卻兩樣的旌賞和誅戮不能够並立啊如果誅戮可旌的人就是濫用刑太過分了如果旌賞可誅的人就是僭破壞禮法太過分了果真拿來曉諭天下傳到後代趨義的人不知

道所向違害的人不知道所立拿這樣來做典章可以麼因為聖人的建立制度研究其理拿來定賞罰推原其情拿來正褒貶無非要求統一罷了假使刺探他的誠偽攷正他的曲直推原他的起初求他的結果那用刑用禮的分別可以了然明白了這是什麼講究呢假使元慶的父親不陷在公罪師韜的所以誅戮只因他私怨的關係奮起他官吏的氣餒虐待那沒罪的人州牧不知道把他加罪刑官不知道問訊上下的人蒙蔽冒昧呼喊叫號沒有聽見卻是元慶能够拿不共戴天的讎怨做恥辱的事情把干戈做枕以為得體處心積慮拿來衝讎人的胸腹特然的自克就死也沒有遺憾這是守禮并且行義啊執事的人應當有慚色將謝他也來不及卻還要什麼誅戮呢如果那元慶的父親在罪上不能逃免師韜的誅戮在法律上有根據這不是死在官吏的手中啊是死在法律上啊法律可以讎視麼讎視天子的法律去殺天子的官吏這是悖逆不馴并且犯上作亂啊捉來誅戮他所以明正國家的典章卻還要什麼旌賞呢并且他們的議論道『人必有兒子兒子必有父母那親親的互相報讎這個亂子怎樣救濟』咳這是迷惑在禮法上邊太過分了禮上所謂讎敵的人大概他的冤讎抑鬱沈痛不伸呼號沒有告訴的地方不是說抵了罪孽犯了法律陷在死罪倒說道『他殺了他我也去殺他不論是非曲直』這是眾欺寡強迫弱罷了他的『非經背聖』豈不是太過分麼周禮的調人官掌管萬人的冤讎凡是殺人合乎義氣的教

他不要報讎，報讎了便犯死罪。有反殺的人，全國的人都當他作讎敵看待。又怎能够親親相讎呢？春秋公羊傳上說道：『父親不應犯死罪，卻受誅的兒子可以復讎的。父親應受死罪，兒子去復讎的，這是相殺的道理。但是殺讎人不能兼殺他的兒子。』現在倘然拿來斷師鞞，元慶的互相殺戮，便合乎禮法了。并且那不忘復讎是孝啊，不愛惜一死是義啊。元慶能够不跳出禮法的範圍，服從孝道，死在禮義，這必是『達禮聞道』的人啊。想那『達禮聞道』的人，豈肯拿那王法做讎敵的東西呢？議的人反拿來誅戮，用刑太過，破壞禮法，他的不可以做典章，是明白得極了。請頒下臣這個議論，附在法令上面，以後如有斷這種獄訟的，不應當照以前的事情辦理。恭恭敬敬的建這個議。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

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之。成王曰：『吾與戲之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

是遠封叔虞于唐，若曰周公入賀，史不之見，特見于劉向說苑云云。

吾意不然。

抹倒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

其戲而賀以成之也。

層

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

去聲

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

弟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二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

設有不辛。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三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

未得其當。去聲雖十易之不為病。要去聲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

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此段方是正斷。嚴切不留餘漏。下乃就用公身上另起再作斷。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

憂樂。要歸之大中而已。應要手其當句。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一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

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言不能從容優樂。若制牛馬然束縛之使不得行。馳驟之使之必行迫之太甚則敗壞矣。二層。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

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耶。言父子之間尚不能以束縛馳驟之事相勝。何況君臣。三層。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

周公所宜有。故不可信。老子考其政察其民缺缺。正結一段。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史佚周武王時太史佚也。結束有

不盡意不指定史佚

評語

前幅連設數層翻駁。後幅連下數層斷案。俱以理勝。非尚口舌便便也。讀之反覆重疊。愈不厭如眺層巒。但見蒼翠可愛耳。

演白

古時的書上說「成王拿一張桐葉和他的小弱弟戲說道：『拿這個封你！』」

周公進來道賀。成王說道：「這是不當真的啊。」周公說道：「天子不可戲弄。」就此封小弱弟在唐的地方。『吾的意思以為不對。王的弟子應該封麼？』周公應得及時告

知成王不應得來他戲弄的時候去道賀贊成他啊。不當封麼？周公竟贊成他不中的戲弄。拿地方拿人民給小弱弟做那邊的君主。這可以算是聖人麼？并且周公因為王帝的說話不可以苟且罷了。必要順從去成就他麼？假使不幸成王拿桐葉和婦寺戲弄也將拿來順從他麼？大凡王者的治化要看他的做來怎樣。假使做來不當雖換了十次也不算過分。如果做來得當的不可以叫他改換。況且他是拿來戲玩呢。如果戲弄的事情必要叫他行的。這是周公教成王成過啊。吾想周公輔佐成王應當順了正道用緩和的勸導必要引他到不偏不倚的地位才歇。必不違着他錯誤的時候用說話去替他文飾。又不應當束縛他放縱他使他像牛馬的樣兒操之太急便要壞事了。并且在家人父子裏邊尚不能拿這種方法來管理。何況那名分上面有君臣的分別呢。這簡直是小丈夫小聰明的事情。不是周公所應得用的。所以不可作信有人說道『封唐叔的事情是太史尹佚做成的』。

箕子碑

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

去聲

二曰法授聖。

三曰化及民。

蒙難也。正蒙難者以正犯難也。總提三柱立論。

殷

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

謂下易書詩所載是也。出箕子

是也。

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成。聖人之言無所用。

書今勳天威。總起

進死以併命。

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比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且

是二道有行之者矣。將正寫箕子先入。此段幹旋多少。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

奴。昏而無邪。隕。頌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詩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書因改正士。正士謂箕子也。

易明夷卦六五。箕子之明夷。夷傷也。言六五以宗臣居暗地。近暗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應前曰。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

周公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大法謂洪範。洪大也。範法也。書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及封朝鮮。推道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蓋洪範發之于禹。箕子推行增益。以成篇歟。應前二曰。及封朝鮮。推道

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朝鮮東夷地。漢書地理志。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

田盤民犯禁。八條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閑。婦人貞信不淫。辟其教民飲食。以邊豆為可貴。此仁賢之化也。應前三曰。率是大道。襲同於厥躬。天地變化。我

得其正。其大人歟。應前大人第一句。首提作柱。以次分應。是正意。於序。同。呼。當其周時未至。殷

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微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

其人。誰與共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

忽然別起波瀾。語極淋漓。滿紙慨使人失聲長慟。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汲郡紂故都。今為河南衛輝府。嘉先生獨列於易象

作是頌云。頌不載。

子思

前立三柱。真是天外三峯卓然峭峙。於序以下忽然換筆。一往更有深情。

演白

大凡大人的道理有三樣。第一樣是把正道去犯難；第二樣把道去授聖人；第三樣是教化到百姓。殷朝有一個仁人叫做箕子，實在完備上面這三樣道理。拿來立在世上，所以孔子敘述六經的意思，尤其來得殷勤。當紂的時候，大道悖逆，混亂天威的震動不能警戒聖人的說話，沒有用場。冒死進諫，生死置在度外，仁是仁了，但是也無益在殷朝的社稷，所以不做保全了身子，保存祭祀，仁是仁了，但是有亡國的預兆，所以不忍做這兩條路都有人行他了。因是保全他的賢明，和世俗一同俯仰，藏匿了謀略，辱沒在奴隸中間，昏昏的沒有邪氣，墮墮的沒有休息，所以在易經上說道：『箕子拿宗臣居暗地，近暗君，卻能守志不移。』這是把正道去犯難啊。到了殷亡，周興，世上的人納入正軌，就拿出洪範做聖人的先生。周公才能够序倫常，并且創立大典，所以在書經上說：『箕子還來做洪範。』這是拿道授聖人啊。到了封地朝鮮，順了道理，訓育化俗，道德不論大小，人類不論遠近，拿來推廣，殷祀使得夷狄變做中華，這是教化到百姓啊。這許多大道聚集在他一人的身上，天地的變化，箕子獨得他的正氣。這真是大人麼？咳！當這周朝還沒有成立，殷朝沒有滅亡，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假使紂的惡貫沒有滿盈，竟是有斃，武庚憂念世亂，想要保存，這時國裏沒有人，那個起來幫助治理？這也許是人事中間或有的啊。那麼先生肯這樣的隱忍受辱，也許是有志在

這上面麼？唐朝某年造一隻箕子廟在汲郡，每年祭祀，佩服先生的獨能够列在易象上面，所以做一篇頌詞。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黑體白文觸草木盡死，以醫人，無禦之者。黑蛇最毒，然得而

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擊。臘，上聲。癘，病也。去死肌，殺三蟲也。已，止也。樂腕曲

脚不能伸也。癘，頸腫痛，惡刺死肌如癰疽之腐爛者。三蟲，三尸之蟲也。毒蟲偏為要藥。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兩募有能捕

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錢捕蛇事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入題問之，則曰：

「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華泰山婦伏結處

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汝若

也言改汝捕蛇之後復輸汝租之賦以免其死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

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犯死捕蛇乃以為幸，更役復賦反以為不幸，此豈人之情哉？必有甚不得已者耳。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

矣。提一句起下文直貫至捕蛇獨存句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殍其

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賦斂之苦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同仆，迫於賦斂而徒觸風雨犯寒暑，

呼噓毒厲

利

往往而死者相藉

也

而疫氣積枕藉也。勞於遷徙而死者得慘毒是一幅流民圖

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

十無一焉。

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

五焉。

應前三世

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

二句收上轉下有力

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

隳突乎南北。

反

譁然而駭者。雖雞犬不得寧焉。

追呼之擾所不忍言

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

吾蛇尚存。則弛。

北

然而卧。

蛇存

謹食。

嗣

之時而獻焉。

小心養食俟其時之所需而獻上焉

退而甘食其

土之有以盡吾齒。

追而甘食其土地之所產以盡其天年。摹擬自得充景真情真語大有筆趣

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

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

言吾犯毒蛇而死者一歲則有兩次。非若吾鄉鄰遭悍吏之毒無日不犯死也

今雖死乎比

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邪。

今吾雖終死於是役。比吾鄉鄰被重賦而死者已在後矣。安敢怨其為毒而不為此。此段正明斯役之不幸。未若

復賦不幸之甚。二句情態曲盡而一段無聊之意溢於言表

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將

氏觀之。猶信。

擅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愛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

小子微之。苛政猛於虎也

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於蛇者乎。一句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

者得焉。

此小文耳。卻有許大議論。必先得孔子『苛政猛於虎』一句。然後有一篇之意。前後起

伏抑揚含無限悲傷悽惋之態若轉以上聞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真有用之文

演白

永州的野裏產生一種異蛇體質黑花紋白草木碰着了便死去咬人沒有藥可以醫的然而捉來風做乾肉拿來做藥餌可以治風病曲脚頭瘡惡瘡等病去死肌肉殺除三蟲起初太醫拿王命收買他每年進貢兩次徵求有能够捕捉他的可以當作租稅收入永州人爭先奪後的去捉這種蛇了有姓蔣的人家專這個利益三代了問他便說道『吾的祖父死在這上邊吾的父親死在這上邊現在吾接下去做已是十二年險些兒要死的幾次了』講的時候面色像有很悲戚的樣兒吾悲傷他并且說道『你怨他麼吾將替你告訴這裏的地方官換你的差役復你的賦稅你道怎樣』姓蔣的人大悲傷汪汪然弔下眼淚道『你將哀憐我要我生麼那我這個差役的不幸還沒有比復吾賦稅不幸的利害啊假使吾不做這個差役那就久已困苦不堪了從吾家三代住在這個地方到現在六十年了卻是那鄉鄰人家的生活一天一天的窮困盡他地上的出產竭他屋裏的收入號呼求救轉輾遷徙飢寒凍渴顛沛頓仆觸風雨犯寒暑呼吸毒氣常常死在這上面的竟是相連的以前和吾祖父同住在这塊地方的現在他們的人家十分中没有一分在這裏了和老父親同居在這塊地方的現在他們的人家十分中没有二三分在這裏了和吾同居在這裡十二年的現在

他們的人家十分中没有四五分在這裏了不是死亡便是遷徙卻是吾因為捉蛇獨能仍在這裏悍吏的到我鄉間來東西的叫罵南北的騷擾喧譁不靜提心弔膽的雖是雞狗也不能安甯的吾卻遲遲的起來看看瓦器裏面吾的蛇還活着便安然的睡覺小心的養他到了時候供獻上去退下來安安逸逸的喫那地上出產的東西拿來盡我的天年大約一年裏邊冒險犯死的只有兩次其餘便熙熙的快樂豈像吾鄉鄰人家天天有這個苦痛呢現在雖死在這上面比吾鄉鄰人家的死卻是已經在後了又怎敢抱怨呢『吾聽了愈加悲傷孔子道『苛政比老虎還利害啊』吾曾經在這上面有點疑心現在從姓蔣的人看來真是可信了咳那裏知道賦歛的毒竟有比這種蛇還利害呢所以做這篇捕蛇說拿來等那觀察民情風俗的人做個參攷呢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僕

樓

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

其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

樓橐駝也隆然高起貌橐駝即駝駝

其鄉曰豐樂

鄉在長安西

何為者其鄉人為欲寫其在長安長安人爭迎也

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遊及賣果

者

種樹謀生

皆爭迎取養

去聲爭相迎取駝于家而養之

視駝所種樹或遷徙無不活

無不活雙承種與遷且碩茂

蜜實以蕃

其樹大而蕃其實多。活外又添寫此一句。

他植者雖窺伺傲慕莫能如也。

又反襯一句伏後文。

有問之對

曰橐駝

自謂橐駝

非能使木壽且孳也。

折一筆

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

一篇之意已盡于此

凡

植木之性

承上性字

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上欲故其築欲密。

此四欲字本性欲也

既然已勿動

勿慮去不復顧其時

侍

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

一句提轉上言無心

之得下言有心之失

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

而蕃之也。

耗損也。此段又反復碩茂蚤蕃四字理。以上只淺淺就植木上說道理從孟子養氣工夫體貼出來。

他植者則不然。

將種也。此段是暢講無不活三字理。

根

拳而土易

李曲也易更也

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殷憂

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

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

吾又何能為哉。

比段明他植者莫能如一句理。以上論種樹畢以下入正意發出議論。

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

曰我知種樹而已。

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

卒以禍。

總提一句下就他植者則不然一段舉出。

日暮更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獲。

勗爾獲。蠶繅。

而緒蚤織而縷。

繅繅繅為絲也縷布縷也。

字而幼孩遂而難服。

字養也遂長也。

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

吾小人輟殮殯以勞

去聲

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故病且怠。

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

寫出俗吏情弊民間疾苦讀之令人悽然

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

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一篇精神命脈直注末句結出語極冷峭

評語

前寫橐駝種樹之法瑣瑣述來，涉筆成趣，純是上聖至理，不得看為山家種樹方。末入官理一段，發出絕大議論，以規諷世道，守官者當深體此文。

演白

郭橐駝不知道起初叫什麼名字，有曲背病，背上突起了一塊，低着頭走，有的像橐駝的樣兒，所以鄉人叫他駝。駝聽了說道：「很好，把這個名稱叫，我卻很確切。」因此拋棄了自己的名姓，也自稱做橐駝。他的地方叫豐樂鄉，在長安西面。駝把種樹做行業，凡長安豪富人家把種樹做玩賞的，和賣菜營生的，都爭先的迎他來奉養。看駝所種的樹，有時遷徙，沒有不活的，並且碩大茂盛，早生菓實，又是繁多，旁的種樹人雖是照樣的做，他做沒有能够及他得來的。有人去問他，他還答道：「橐駝不是能够使樹木不死，並且繁盛啊，不過能够順樹木的自然，拿來合他的天性罷了。大凡種植樹木的方法，他的根本要舒暢，他的培養要平穩，他的泥要舊，他的築護要密，既經種好了，不要動他，不要慮他離開了，不要再時時的回顧。這種的時候，像交給的種好了，像拋棄的，那麼他天然的可以保全，並且他的天性也得着了，所以吾不過不去妨害。」

他生長罷了不是能够碩大茂盛他啊不去損害他的葉實罷了不是能够教他早生葉實並且繁多啊旁的種樹人卻不是這樣樹根拳曲泥土不舊這培植的時候不是太過便是不及即使有能够不是這樣的人便又愛他太殷勤憂他太過分朝看夜摸已經去了還要轉來再看再利害的人竟剝他的樹皮拿來驗他的死活搖他的根本拿來看他的疏密卻是木的天性一天一天的違了雖說愛他其實害他雖說憂他其實和他做讎敵所以不能及我我又那裏有別的能力呢一問的人道「拿你的道理移到行政上面去可使得嗎」駝道「我只知道種樹政治生涯不是我的事業啊然吾居在這個鄉間看見官長的人喜歡煩他的命令像是很憐惜的卒到底受了他的禍害朝晚官吏來喊道「官命催你耕田勉你種植監督你收穫些蠶絲你的絲些織你的布養你的幼孩育你的雞豚」鳴了鼓聚集他擊了木召集他吾們小人停了早飯晚飯接待官吏還怕來不及又怎能够蕃盛吾的生業安吾的性命呢所以害病而且怠惰到這樣那麼和吾種樹的道理有些相仿呢」問的人笑道「這不是好極麼吾聽見養樹的方法就知道養人的道理傳他的事情拿來做官吏的警戒」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

裴封叔名璋子厚之妹夫

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

隙同

宇而處焉

梓人即木匠欸叩也